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总主编 詹石窗

百年道一学 精华集成

神仙信仰 卷五

第二辑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总主编 詹石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重大项目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重大项目
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中国福清石竹山道院文化建设重大项目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神仙信仰

第二辑

卷五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二辑,神仙信仰:共6卷/
詹石窗总主编. ——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ISBN 978 - 7 - 5439 - 7223 - 0

I. ①百… II. ①詹… III. ①道教—文集 IV.
①B95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0750 号

选题策划:张 树

责任编辑:李 莺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二辑《神仙信仰》

詹石窗 总主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190.5 字数 3810000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9 - 7223 - 0

定价:4620.00 元(全 6 册)

<http://www.sstlp.com>

百年道學精英集成 第二輯

神仙信仰

卷五

分輯主編◎高致華

編校◎林鑒生

石升伟

吳庆玲

杨丽璇

《神仙信仰》卷五·女神信仰（甲部）

目 录

西王母

西王母考	朱芳圃	(3)
西王母为东夷刑神考	翁银陶	(13)
西王母与西膜	王家祐	(20)
西王母与周穆王	王孝廉	(26)
西王母神话的宗教衍变	郑志明	(40)
西王母与七夕文化传承	[日] 小南一郎著 孙昌武译	(55)
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	王子今 周苏平	(123)
西王母原型新探		
——上古巫文化研究之四	王卫东 曾 煜	(132)
略论汉代民间的西王母信仰	贾艳红	(138)
西王母神话的本土渊源	刘宗迪	(143)
西王母信仰的本土文化背景和民俗渊源	刘宗迪	(154)
论西王母神格中生死二元性的成因	王项飞	(163)
西王母及其神话流变的深刻内涵	闫红艳	(167)
西王母神格升降之再探讨	刘 勤	(173)
《德藏经》所见金母圣训义理试析：以宇宙观为中心	刘文星	(183)
论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宗教性质转移	汪小洋	(195)
瑶池宴：会见西王母的仪式与空间象征之考察	高莉芬	(203)
青莲教下南洋：马来西亚最早期的瑶池信仰	王琛发	(216)
宫庙信仰与福泽利民的选择性亲近		
——关于民间宗教信仰及其公益志业的论述考察	王顺民	(225)
捣药兔		
——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及其配属动物图像考察之一	高莉芬	(235)

从神仙世界的爱情故事窥华人之两性哲学

——以西王母为文本 高致华 (254)

碧霞元君

碧霞元君庙考 容 庚 (269)

宗教神与神话中的神

——论泰山女神碧霞元君 陶 阳 (271)

泰山娘娘信仰的缘起 吕继祥 (279)

论碧霞元君形象的演化及其文化内涵 刘守华 (291)

泰山女神的神话、信仰与宗教 车锡伦 (296)

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 [美] 韩书瑞，周福岩、吴效群译 (302)

“自是神人同爱国，岁输百万佐升平”

——明代泰山碧霞元君灵应官香客经济初探 成淑君 (324)

文化的冲突与较量

——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与天津民众之关系 吴效群 (330)

天妃附会碧霞元君封号考 郑丽航 (336)

历史上北京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 吴效群 (343)

泰山天仙玉女：从诗境走进宫祠、集市

——明代社会各阶层对碧霞元君的不同接受方式 邓 东 (348)

中国古代神仙观念中的三种玉女

——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文化背景辨析 邓 东 (355)

碧霞元君信仰与华北乡村社会

——明清时期泰山香社考论 叶 涛 (362)

“双性同体”的变相回归

——碧霞元君信仰的意识溯源 连振娟 (380)

论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道教、国家祭祀的关系 王元林 孟昭锋 (385)

临水夫人

福建陈靖姑传奇及其信仰的田野研究 庄孔韶 (397)

临水夫人信仰及其对民俗活动的影响与解释 石奕龙 (410)

台湾的临水夫人庙 魏永竹 (414)

古田民间陈靖姑传说的某些特色 钟孟恭 (427)

试述华侨华人的女神崇拜 李天锡 (432)

福建道教女神陈靖姑信仰文化研究

- “夫人教”在中国南方的流播及其影响..... 叶明生 (438)
福州道士师巫口中之临水奶及舍人哥 魏应麒 (446)
从《闽都别记》《海游记》看陈靖姑信仰的两大系统 徐晓望 (448)
多元复合的宗教文化意象
——临水夫人形象探考 连镇标 (455)
陈靖姑信仰的地方戏剧与民俗 李秋孙 (467)
天后信仰覆盖下的清代福建女神崇祀 毛晓阳 金 鼎 (472)
临水夫人道派归属与社会影响 詹石窗 (485)
临水夫人信仰中的民俗活动及其奥秘 林国平 (489)
临水夫人与妈祖信仰关系新探 叶明生 (494)
降伏蛇妖
——从信仰的角度讨论戏剧和小说中陈靖姑与蛇精的关系 陈李凡平 (507)

百年老字号集成

第二辑

神仙信仰

卷五

女神信仰（甲部）



西王母

西王母考*

朱芳圃

一、西王母释名

西王母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兹录如下：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西山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海内北经》

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大荒西经》

按“西”表示方位。“王”有神义，荀子《礼论》：“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杨注》：“百王，百神也。”是其证。“母”为“貘”的音假。古代从母和从莫得声的字，例相通用，其证有四：

一、《诗·卫风伯》曰：“使我心瘼。”毛传并云：“瘼，病也。”字一作瘼，《小雅·十月》：“乱离瘼矣。”《大雅桑柔》：“瘼此下民。”毛传并云：“瘼，病也。”

二、《礼记》内则有“淳母”，郑注：“母读曰模。”金文母、毋二字不分。

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原田每每”，杜注：“喻晋覃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字一作莫，《文选》左思《蜀都赋》“梗稻莫莫”，李注：“莫莫，茂也。”

四、《汉书·古今人表上》中“巾每，每母”，颜师古曰：“巾每，音暮，字从巾，即嫫母也。”

是西王母犹言西方神貘。从《山海经》所载居处、形状、服饰考之，当为西方貘族所奉祀的图腾神像。所谓貘族，即《穆天子传》中的膜及西膜，说详见于下文。《西山经》云“玉山是西王母所居”，谓貘族所建立的图腾神祠在玉山之上。《大荒西经》云“穴处”，谓图腾神像依其生活习惯，安置在洞穴之中。《西山经》云“其状如人”，《大荒西经》云“有人”，谓图腾神像与人相似。《西山经》云“豹尾虎齿而善啸”，《大荒西经》云“虎齿有豹尾”，谓图腾

* 本文原载《开封师院学报》1957年第2期，第1—9页。

神像虽然具有人形，却还存其本来面目和特性。至于《西山经》《大荒西经》俱云“戴胜”，《海内北经》云“梯几而戴胜”，这是附加在图腾神像上的服饰，所以显示其威严。此种似人非人、半人半兽的怪物，在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奉以为宗神，是人类文化发展必经的阶段，现今落后的民族，还保存有这种遗迹。我们生于今日，距离原始氏族社会时代既已久远，所以对于《山海经》上的记载，自然无从索解了。

西王母为西方貘族所奉祀的图腾神像，既已解释如上，貘是什么动物呢？这也是应当研究的一个主题。现将文献所载，述之如下：

《尸子》：“程，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貘。”^①

《尔雅》释兽：“貘，白豹。”郭注：“似熊，小头，蹄脚，黑白驳。能舔食铜、铁及竹骨。骨筋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或曰，豹，白色者别名貘。”

《说文》曰：“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从豸，莫声。”声转为猛。

《山海经·西山经》：“南山……兽多猛豹。”郭注：“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能食蛇，食铜、铁。出蜀中。”又转为貘。

《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出貊兽。”李注：“八郡志，貊大如猫，似熊，多力。食铁。所触无不拉。”

按貘分两类，同名异实，一为肉食类，即豹的别名，《尸子》《尔雅》《山海经》所载属之；一为奇蹄类，形颇似熊，《说文》《后汉书》《八郡志》所载属之。郭璞注《山海经》及《尔雅》，混为一谈，是一个大错。至于貘族所奉祀的图腾，当为肉食类的豹而非奇蹄类的貘，至为明显。

二、西王母所在

《西山经》云：“玉山为西王母所居。”《海内北经》云：“西王母在昆仑虚北。”《大荒西经》云：“西王母穴处昆仑之丘。”考玉山即昆仑的异名。《淮南子·地形篇》：“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之珠琳琅玕焉。”高注：“珠琳琅玕皆美玉也。”因为山出美玉，所以又名玉山。

《后汉书·郡国志》云：

金城郡……临羌有昆仑山。

《括地志》云：

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②

按昆仑所在，二书所载，最为明确。

《汉书·地理志》云：

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

《晋书·张轨传》云：

凉州刺史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

① 《列子·天瑞篇》释文引。

② 《史记·秦本纪》引。

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缕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骏从之。

又《沮渠蒙逊载记》云：

蒙逊西至筭囊，遣前将军沮渠成都将骑五千袭卑和虏，蒙逊率中军三万继之，卑和虏率众迎降。遂沿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

《水经·河水注》云：

有湟水，出塞外，东径西王母有室、石釜、西海盐池北，故阑駟口：其西即湟水之源也。

按西王母的遗迹，经两汉到南北朝，仍然存在。以其地望考之，当在今西宁之西、青海以北之祁连山上。所谓酒泉南山，亦即祁连。盖祁连山脉东西延袤千余里，界于甘、青两省之间，诸书记载，虽然有些距离，总之同在一个山中。

《史记·匈奴传》云：

骠骑将军……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索隐：河西旧事云，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宜畜牧养……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

《汉书·霍去病传》云：

去病至祁连山。颜师古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

按天山，匈奴呼为祁连山，亦即昆仑的异名。天者至高无上之名；昆仑即穹隆的转音，《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郭注》：“天形穹隆，其色苍苍，因名云。”故以其高言之，谓之天山；以其形言之，谓之昆仑。是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即今之祁连山，信而有证。后世纷纭之说，皆齐东野人之言，不足辩也。

《尔雅·释地》云：

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注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

按《尔雅》成书，约在两汉成帝时代，当时关于西王母的神话，已极盛行，真像因而隐晦，所以把距离长安不过两千余里的祁连山，竟目为昏荒之国。

《汉书·西域传》云：

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

按云“传闻”，自然不是目睹；云“未尝见”，自然无事实可凭。由于远人故弄玄虚，方士因而捕风捉影，从此谬悠之说、无稽之谈，层出不穷，西王母遂坠入了虚无缥缈之乡。

三、周穆王与西王母的往来

《竹书纪年》云：

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

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鸟谷聘人。

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



按周穆王西征昆仑，见西王母，西王母亦东来报聘，穆王宾之于昭宫，是西周时代一件大事，故《竹书纪年》郑重记之。此所谓西王母，是当时貘族的君长，不是《山海经》所载的图腾。这次巡游，《穆天子传》记载极祥，兹录其相见时的情形如下：

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有于西王母。乃执玄圭白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悠，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子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愿见汝。比及三年，将復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是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鵠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予。吹笙鼓簧，中心翫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退驱升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①。

《穆天子传》一书，文辞简质，确是周代的作品。记载两君相见的事，饮酒赋诗，温文尔雅，固然不免有缘饰的辞句，然大体皆可信为史实。后世史学家们对于此事，疑信参半，甚或视为神话，盖由于不了解《山海经》所载的西王母是貘族的图腾，穆王所见的西王母是貘族的君长，人与神，混为一谈，自然不能得到事实的真相。

《史记·秦本纪》云：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

又《赵世家》云：

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

按穆王西征，《史记》不载入《周本记》而载入《秦本记》及《赵世家》中，盖司马迁生于汉代，已经视西王母为神话，但穆王西征，分明记载于古代史上，又不能抹煞不提，故将此事附见于不重要处，庶几两面周全。在处理史料上，确实费了一番心思。

四、《穆天子传》中的膜及西膜

《穆天子传》记穆王西征达昆仑后，有所谓膜者凡十六见，一作西膜，凡六见，皆西王母的省称。膜即貘之误文，盖穆天子传出于汲冢，经荀勗等以今隶写定，历代传抄转刻，讹夺改窜，势所难免，貘误为膜，当由于此。犹幸赖此字之存，得据以考定西王母之真像，使千古沉埋的史迹，豁然大明于今日，真可谓一字千金。兹列举传中记载貘族的礼俗、语言、物产及其他事实如下：

赤鸟之人共献酒千斛于天子，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穄麦百载。天子使祭父受之……天子乃赐赤鸟之人其默乘四、黄金四十镒、贝带五十、珠三百襄。其乃膜拜而受。

曹奴之人戏，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献食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车。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赐曹奴之人戏□黄金之鹿、白银之麝、贝带四十、珠四百襄。戏乃膜拜而受。

□之人潜时，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献良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天子乃赐之黄金之婴二六，珠三百襄。潜时乃膜拜而受。

^① 今本多伪舛，不可句读，兹据《山海经·西山经·郭注》引穆传改正。

天子祭于铁山，祀于郊门。乃彻祭器于制间之人。温归乃膜拜而受。

郢韩之人无鬼乃献良马百匹、服牛三百、良犬七十、犧牛二百、野马三百、牛羊二千、穄麦三百车。天子乃赐之黄金银婴四七、贝带五十、珠三百襄。变口雕官。无鬼上下乃膜拜而受。

智氏之夫献酒百口于天子，天子赐之狗采，黄金之婴二九、贝带四十、珠丹三百襄，桂姜百口，乃膜拜而受。

爰余之人命怀献酒于天子。天子赐之黄之婴。贝带珠丹七十襄。命怀乃膜拜而受。诸飮献酒于天子，天子赐之黄金之婴，贝带珠丹七十襄。诸飮乃膜拜而受。

天子觞重口之人口口，乃赐之黄金之婴二九、银鸟一只、贝带五十、珠七百襄，筒口桂姜百口，丝口雕。口口乃膜拜而受。

口只，天子使柏夭受之……口乃膜拜而受。

文山之人归遗乃献良马十驷、用羊三百、守狗九十、犧牛二百，以行流沙……又赐之黄金之婴二九、贝带三十、珠三百襄、桂姜百口，归遗乃膜拜而受。

巨蒐之人口奴觞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献马三百、牛羊五千、秋麦千车、穄稷三十车。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献枝斯之英四十、口口口口、珌佩百只、琅玕四十、口口十筐，天子使造父受之，口乃赐之银木口采，黄金之婴二九、贝带四十、珠三百襄，桂姜百口。口奴乃膜拜而受。

按穆王达昆仑后，所经之处，部落酋长皆有贡献，穆王亦赐以相当的礼物，以报答他们的厚谊。贡献的物品，除牛、羊、犬、马外，还有麦、稷，且其数最甚大，足以证明这些部落的畜牧及农业，已经发达到十分繁荣的程度。“膜拜而受”是谓用貘族的礼节，拜受周王的赏赐。

至于黑水，西膜之所渭鸿鷗。

爰有口木，西膜之所谓口。

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谓茂宛。

爰有答堇，西膜之所谓木禾。

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谓口。

按此言物名，地名，西膜与中华不同。《郭注》云：“西膜，沙漠之乡，以言外域人名物，与中华不同。春秋叔弓败苜师于潁水，《谷梁传》‘狄人谓潁泉为失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之类也。”其言外域人名物与中华不同，是也谓西膜为沙漠之乡，望文生义，失之。

膜稷一十车。

有模堇，其叶是食明后。

按膜稷、模堇，犹言胡椒、戎菽，谓貘地所产的稷与堇为中华所没有的东西。又模堇之模，亦当做膜。

封膜画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

按此言穆王封貘族名画者于河水之北，以主持殷人的祭祀。由此可以证明这时周室的威灵尚能达到远方，《管子·小匡篇》：“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确非虚语。

五、嫫母与西王母

《荀子·赋篇》云：

嫫母，力父，是之喜也。

《吕氏春秋·遇合》云：

若人之于色也，无不悦美者，而美者未必迁也，故嫫母执乎黄帝。黄帝曰：“厉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虽恶奚伤？”

《淮南子·说山篇》云：

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

《列女传》云：

黄帝妃曰嫫母，于四妃之班居下。貌甚丑而最贤，心每自退。

《论衡·逢遇篇》云：

或以丹面恶色称媚于上，嫫母、无盐是也，嫫母进于黄帝，无盐纳于齐王。

按嫫母即西王母的演变，盖西王母本名为嫫，嫫与母同音通用，流俗相传，望文生义，视以为女性的尊称，然其本来面目，尚未全忘，乃并二名而称为嫫母。因其蓬发、戴胜、虎齿、豹尾的本像，犹流传于民间，故演化为一形貌丑陋的女神。又因其与昆仑神黄帝之宫^①密迩邻居，一男一女，自然成为配偶，随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宗教意识形态的演变，黄帝由山神演化为人王，嫫母亦由夫贵妻荣，演化为一位有德无貌的后妃。

六、晚周及西汉时代的西王母

《庄子·大宗师》云：

夫道……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按《山海经》所载之西王母，原为西方貘族所奉的图腾，随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宗教意识形态的转变，图腾本义，渐次消亡。一方面由于名词的误解与无意的附会，逐渐演变为黄帝的后妃，随封建制度的巩固，成为一成不变的史实。一方面犹保存其本来面目而演变为西方的山神，“莫知其始，莫知其终”，成为道家理想中得道的真人。同时，与燕齐方士服药求仙的方术相结合，因而转化为汉代长生不死的女仙。司马相如《大人赋》云：

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皓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杨雄《甘泉赋》云：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虚妃。

《太平经钞·师策文》云：

乐莫乐兮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②

① 说详拙著：《黄帝考》。

② 见《太平经钞》三十八《丙部》之四。

按西王母传至汉代，变虎齿豹尾的凶容，为皓然白首、长生不死的老妪。盖汉承暴秦之后，统一海内，鉴于秦的失败，采用休养生息政策；同时，铁器耕具，普遍使用，生产力因之向前迈进，遂造成武帝时代物质富裕、国威远扬的局面。当时贵族阶级，席福履厚，肆情欢乐，唯是百年光阴，转瞬即逝，“欢乐极兮哀情多”，故“长生无极，永受嘉福；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为当时贵族唯一的希望。一班无聊方士与御用文人，投其所好，竞言长生，由是服食求仙，风靡一时，西王母因而成为当时贵族朝夕崇拜的对象。

《汉书·五行志》云：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槁或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逢多至千数，或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君国民聚会里巷仟伯，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①

按当时西王母的崇拜，不仅盛行于贵族阶级，并且普遍于民间了。

七、西王母与东王公

《汉尚·方镜铭》云：

尚方作竟其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东王公，西王母。^②

冯云鹗《金石索》云：

梁祠后石室画像第二石，画云物神仙之状，上作二神：一男一女，疑东王公、西王母也。汉人镜铭中每乐道之。

按西王母传到汉代，无端配以东王公；于黄帝与嫫母外，在仙籍中又新添一掌故。此种鄙俗不堪的捏造，当时贵族虽昏愚，岂不知其虚妄，只因生命无常，富贵难保，于百无聊赖之际，故用此以自相慰藉而已。《神异经·东荒经》云：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戴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嘘；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

按神异经为综录古代神话的一部书籍，《服虔左传注》已引之^③，则其成书当在汉代，今本或非其旧。其言东王公居处、形状、服饰，全仍《山海经》叙述西王母事所编成。一公一母，一东一西，真是天造地设，西王母从此不感寂寞了。

又《中荒经》云：

昆仑之山……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其鸟铭曰：“有鸟希有，碌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

^① 互见《汉书·哀帝本纪》。

^② 见《前朝鲜总督府博物馆陈列品图鉴》第四辑所载白铜尚方仙人画像镜。

^③ 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孔疏引。



登之自通。阴阳相须，唯会益工。

按经言昆仑山上有一大鸟，名曰希有。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身大一万九千里，每年西王母经过翼上，与东王公相会一次。“阴阳相须，唯会益工”，不仅反映当时贵族祈求长生的幻想，并反映其荒淫颓废的生活。

八、汉代以后的西王母

《汉武帝故事》云：

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方来。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是夜，漏七刻，空中无云，隐如雷鸣，竟天紫气。有顷，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驭，戴七胜，青气如云。有二青鸟，夹侍母旁。下车，上迎拜，延母坐，请不死之药，母曰：“……帝滞情不遣，欲心尚多，不死之药未可致也。”

西王母出桃七枚，与帝五枚，自啖两枚。帝留核著前。王母问曰：“用此何为？”上曰：“此桃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谈论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肃然便去。东方朔于朱鸟牖中窥母。母曰：“此儿好作罪过，疏妄无赖，久被斥逐，不得还天，然原心无恶，寻当得还，帝善迁之。”母既去，上怅然良久。

按《汉武帝故事》记武帝一生雅事，《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不题撰人。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云“世言班固作”，又云“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也”。今存一卷，共记西王母与武帝相会，系脱胎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并杂以神仙家言虚构而成。《汉武帝内传》云：

到夜二更之后，忽天西南白云起，郁然直来，遥趋宫庭间。云中有箫鼓之声、人马之音，复半食顷，王母至也。悬投殿前，群仙数万，即至，从官不复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身长一丈，同执彩毛之节，金刚灵玺带天策，咸往殿前。

西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缕之桂，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锦袴褐，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分头之劙头上大华结，戴太真长缨之冠，履凤文之舄，年三十许，长短得中，天姿庵靄，云容颜绝世，真灵人也！帝跪谢……上元夫人使帝还坐，王母谓夫人曰：“卿之为戒，言甚切急，更使未解之人，畏于意志。”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破灭，蹈火履水，固于一志，必无忧也……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当赐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闕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后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与之，则撤不得复停。当今匈奴未弥，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当闻笃志如何。如其迥改，吾方数来。”

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长生，可不勉勤耶？”帝跪曰：“微书之金筒，以身佩之焉。”

按《汉武帝内传》亦记武帝一生杂事。其述西王母降，特为详细。文辞繁褥，并且采用佛